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



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

【苏】马·伊·戈尔德 著

陈弘毅 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95
K281.2
12
2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



〔苏〕马·伊·戈尔曼 著 陈弘法 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

〔苏〕戈尔曼 著

陈弘法 译

*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12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册

ISBN7-5311-1585-9/C·2 定价:6.80元

Марк Исаакович Гольман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НА ЗАПАДЕ

(XIII—середица XX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内容介绍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是世界蒙古学界系统探讨西方国家蒙古史研究史的第一部作品，也是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欧美各国上起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下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七个多世纪中蒙古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对西方蒙古史研究的各个基本阶段的主要特点、代表学者的思想倾向、重要著述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作者不但论及了十三世纪普兰·迦尔宾、威廉·鲁不鲁克、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十八世纪耶稣会士的著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德几涅、多桑、阿贝尔-雷缪扎、霍渥斯等人的蒙古历史著作，二十世纪欧美蒙古学巨子伯希和、海涅什、劳费尔、田清波、海西希、拉铁摩尔等人的蒙古历史专著，而且还研究了非蒙古学家如施普勒、马丁、格鲁塞、麦高文等人的蒙古历史作品，介绍了安德鲁斯、斯文赫定、哈斯伦德-克里斯坦森等考察队对于蒙古史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注释部分篇幅甚大，几近正文字数，内容详细而有趣，引用书目约八百余种，西方蒙古史著作罗列几尽。这些，对于读者都是十分有益的。该书作者是苏联著名蒙古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可供蒙古史和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师生参考使用，也可供对蒙古史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出版说明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社出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Монголь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ХІІІ—ХVІІв.)》〕的汉译本。这部译著的出版，受到我区 and 全国蒙古史学界的欢迎，也在国外引起了反响。现在，我们决定再出版苏联历史学家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на Западе(ХІІІ—середина ХХ в.)》〕的汉译本。这两本书都是有关蒙古史学方面的专著，前一本书所论述的可以说是蒙古历代史学家对本民族历史知识积累过程、历史研究方法演变过程、史学派别斗争沿革等有关问题的研究史，而后一本书所论述的则是欧美各国史学家在研究蒙古史方面的沿革史，所以这两本书可以视为“世界蒙古史研究史”丛书的姐妹篇。如果再将苏联、日本等国家学者若干世纪以来有关蒙古史研究的过程分别译介过来，我们的这套丛书就算完整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以此为我和我国的蒙古学研究工作作出自己作为蒙古族地区出版社之一应有的贡献。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一书的作者马·伊·戈尔曼(1927—)是苏联当代著名蒙古学家，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8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

1952年起任苏联革命博物馆研究人员,1957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任该所高级研究员。他的学术著作,论述蒙苏学者蒙古史研究状况的有《蒙古近代史问题》(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科学》,1978年)、《对蒙古中世纪史的研究》(载《苏联蒙古学》,1989年)等,论述俄苏与蒙古关系的有《俄苏关系(1607—1636年)》(1959年)、《有关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蒙关系的俄文档案资料》(1965年)、《1921年至1966年的苏蒙关系》(1966年)等,论述西方蒙古史研究情况的有《资产阶级史学著述和政论作品中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的内容》(1964年)、《美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中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问题》(1970年)、《美国的蒙古学》(1966年)等。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一书的译者陈弘法,同时也是《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的译者。他是一名俄语教学研究工作者,中学高级教师,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及俄语专业委员会会长、华北地区外语教学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内蒙古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内蒙古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他从七十年代后期起从事业余翻译工作,译作内容涉及蒙古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等几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有《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蒙古人:民族起源和文化渊源》、《蒙古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等论文集和专著,此外还翻译过苏联瓦西里·扬切维茨基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走向“最后的海洋”》等。他的译著《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曾获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最后,我们想说明三点。其一,我们认为《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一书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马

克思主义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其二，翻译出版蒙古史方面的书籍难度很大。史实的查考，译名的确定，资料的参证，都很费功夫。尽管译者本人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谬误之处实在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其三，本书译者在翻译书中“引用书目”的德语、法语书目时，曾请教过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倪小原（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吴持哲（内蒙古大学外语系）诸同志，在此，我们受译者所托向他们致谢。

作者为汉译本专写的序言

亲爱的中国读者！

首先，我要为中国读者能用本国文字读到我的这本书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极大的愉快。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一太幸事。为此，我要对尊敬的译者陈弘法同志以及出版单位和参与印刷和发行该书的所有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

你们将要读到的这本书，是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对西方多年来研究蒙古史和蒙古学现状所作的一个总结。我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在该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在本书问世之前，我曾撰写并出版过一本字数略少的专著《美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中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问题》（莫斯科，一九七〇年），此书已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翻译出版。此外，我还为蒙古、苏联出版的各种杂志、论文集撰写过一系列论文。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完善地对蒙古史研究在欧美各国的发展过程作出描述，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客观地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作出评价。我的这一目的是否已经达到，尚待读者诸位进行评判。

我的评价和结论自然反映的是苏联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术水平和对西方蒙古学的看法，无疑也就带有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现在，我们正处于改革阶段，在有机会更加广泛地接触史料和西方报刊书籍的情况下，我本当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和评价

作出修正，对某些问题作些更深入的分析。

所有这些，我将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西方蒙古学发展过程的新作中尽力完成。

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自己对于西方蒙古史知识积累过程之分期的主要结论和概括乃至呈献给读者的整个这本书，并未违背真实情况。如果读者也能得出同样的总论，并认为这本书有益于自己的话，那么我作为作者也就感到莫大荣幸了。

谢谢诸位，祝大家一切遂顺。



马·戈尔曼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西欧发现蒙古人和蒙古（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初）	9
一 关于蒙古人的最初记载	9
二 普兰·迦尔宾和威廉·鲁不鲁克使团及其著作	15
三 从威廉·鲁不鲁克到马可·波罗	22
四 马可·波罗及其遗产	28
五 马可·波罗之后	34
第二章 西方对蒙古史的科学研究（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40
一 十七世纪：蒙古再次被发现	40
二 耶稣会士及其在十八世纪蒙古史研究中的作用	44
三 十九世纪的蒙古中世纪史研究：客观主义与颂扬态度	49
四 有关蒙古近代史的第一批学术著作、游记	55
第三章 欧美的第一批蒙古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67
一 西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	

可能与现实·····	67
二 第一批蒙古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	73
三 有关蒙古语文学的主要著作·····	80
四 史料学著作·····	83
五 蒙古史著作·····	86
第四章 欧美非蒙古学家著作中的蒙古史内容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95
一 中世纪——注意的中心·····	95
二 有关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著作·····	105
三 阐明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的 最初尝试·····	109
四 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进行 科学研究的开先河者·····	121
第五章 中央亚考察队资料和游记中对蒙古的 记载·····	129
一 安德鲁斯考察队对蒙古的考察·····	130
二 斯文赫定及其考察队成员刊布的 材料中对蒙古的记载·····	138
三 哈斯伦德—克里斯坦森关于丹麦考察队、 蒙古和蒙古人的记载·····	144
四 廖里赫笔下的蒙古·····	150
五 零散著作和游记中关于蒙古的记载·····	153
结语·····	158
注释·····	166
引用书目·····	288
译后记·····	401

引 言

从很久以前起，蒙古史便吸引了学者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3 力，而且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烈。

首先，这是因为这一历史乃是中央亚最古老的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个民族又是从远古起便登上并存在于世界舞台了。

蒙古境内是原始人类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早在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一个“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土生土长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便在这里形成¹。而后，蒙古境内的居民如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各个时代，并于青铜器时代（公元前四千年末至公元前一千年初）与欧洲草原诸部一同逐渐转向畜牧业，进入父系氏族制社会。Φ·恩格斯写道：“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²

从此在许多世纪中，原本蒙古诸部——后来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成为一支积极的民族政治力量——充任了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丰富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经济历史的游牧民族的典型范例。原本蒙古诸部的历史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有其显著的自身特点。

比如，公元前三世纪首次在蒙古境内形成的阶级社会就没有经历奴隶制阶段，而父系氏族制却有极强的生命力，封建

社会统治时间也很长久且颇具特点。虽然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蒙古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殖民地区而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但是封建制度一直延续了整个近代史阶段。

4 蒙古境内的国体史显示了游牧民国家机构形式的异常多样性：从部落联盟和早期封建主义国家形式——汗国到中央集权的军事封建专制国家和世界帝国，从规模不大然而独立的汗国和兀鲁思到封建神权君主国，从君主立宪国到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则表现了一千五百年来的中央亚游牧社会的传统与来自伊朗、印度、西藏、中国、俄国的文化影响的典型合成性，还表现了即使在满清中国的沉重压迫下也能保持并发展其明显的自身特点的能力。

蒙古不只一次成了地理、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因素综合引起的大批居民从亚洲向欧洲迁移的起点站，成了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发源地。北匈奴到达欧洲后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终崩溃，而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征服活动则酿成了一场中世纪时代罕见的灾难，其毁灭性的后果不仅通过被火与剑征服了的亚洲和欧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反映出来，而且也通过蒙古人自己的遭遇反映出来。

同时，蒙古由于处在中央亚的心脏地带，处在从亚洲腹地到欧洲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特殊，因此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以及一定程度上讲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在东西方之间、欧洲（包括俄国在内）和中国之间充当了中介环节。

此外，现代蒙古史，也就是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蒙古史，在很多方面也是颇具特色的。

蒙古成了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东方中第一个胜利地完成反帝

反封建人民民主革命的国家。这场革命是蒙古人民长期进行解放斗争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世界革命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这样写道：“由于消灭了殖民主义制度，建立了独立的人民国家，蒙古脱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加入了十月革命为世界所诞生的新的社会主义世界。”³

在四分之一世纪中，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一起成了亚洲社会主义的前哨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友好的大家庭的一员。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取捷径跨越整个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权国家。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米·巴特蒙赫在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胜利的六十年》的报告中指出：“蒙古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生动体现，从而丰富了世界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其国际意义正在于此。”⁴ 5

在古老的蒙古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并形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蒙古国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积极主体——的历史经验，对世界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在当代条件下，特别是那些民族解放斗争地区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之所以对这一经验甚感兴趣，反共思想家和世界反动派之所以对这一经验大加攻击和歪曲，原因概在于此。

蒙古历史发展的若干特点大致如上所述。这些特点使蒙古史过去和现在都成为重要而又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由于同蒙古地缘相近，联系密切，有着睦邻传统，又由于俄国生活着操蒙古语的布里亚特人和喀尔梅克人，故俄国在十八世纪便成了蒙古学的发源地，此后在科学地提出和解决蒙古人民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方面又做出了极大贡献。到十九世纪，B·

М·巴枯宁、Я·И·施密特、О·М·科瓦列夫斯基、Н·Я·比丘林、В·И·瓦西里耶夫、А·М·波兹德涅耶夫，以及其他俄国东方学家的蒙古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将蒙古学这门以一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推到了本国和世界东方学的领先地位上。

俄国蒙古学的成就在苏维埃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

苏联蒙古学奠基人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В·В·巴托尔德、И·М·迈斯基、С·А·科津等人的著作，老一辈蒙古学家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С·В·吉谢列夫、Г·Д·桑杰耶夫、С·Д·迪雷科夫、И·Я·兹拉特金、Б·И·潘克拉托夫等人的著作⁶，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城、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埃里斯塔和苏联其他蒙古学中心学术团体的著作，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原理，广泛开展对蒙古史各个阶段的研究，特别注重探讨分析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史上的迫切问题和当代状况，综合解决学术问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不断扩大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的交往和合作，——这就是苏联蒙古学的显著特点。

6 蒙古学研究中心从欧洲移到蒙古故土——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中，是蒙古史研究方面出现的完全合乎规律的新过程。这一过程必将促进蒙古学研究的进一步高涨。蒙古的社会学研究及其历史最悠久、成果最突出的分支——历史学，到今天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如果不注意掌握蒙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无法获得蒙古学的完整知识。⁶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当代蒙古学学派，其中历史学研究占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蒙古学无论就其对蒙古史的研究广度而言，无论就其主要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总的成就而言，都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

至于西方的蒙古学，那么可以说长期以来未能自成体系，实际上只是汉学中的一个次要分支而已。

后来，蒙古学也在阿尔泰学、突厥学、地域研究领域中所发展，但直到本世纪中期才终于在资产阶级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欧美与蒙古相距甚远；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经常性联系和交往；在满清统治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蒙古还处于被隔绝状态，在清帝国中它只是一个周边地区；在列强的相互妥协中，外蒙古被完全划入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西方大国在四十年来对人民蒙古推行了歧视、敌视和在国际舞台上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所以，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不同于俄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主要是在资产阶级东方历史学首先是中国历史学、中央亚历史学和东亚历史学的范围内进行的。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发端于拔都汗大军扫荡东欧、中欧之时，兴起于西方世界中“蒙古人的历史”之开创者——约翰·德·普兰·迦尔宾、威廉·德·鲁不鲁克、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问世之后。

第一批学术著作出现于十八世纪，作者是一些汉学家——法国传教士。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沦为殖民地以及列强逐渐进入亚洲大陆腹地，大大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并扩大了对蒙古及其历史进行研究的参加者队伍：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为数不多的首批职业汉学家兼蒙古学家——主要是文学研究家和语文学家——在欧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一时 7